

高城村  
丸山密子館  
學尾張

小松孫  
圖書記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至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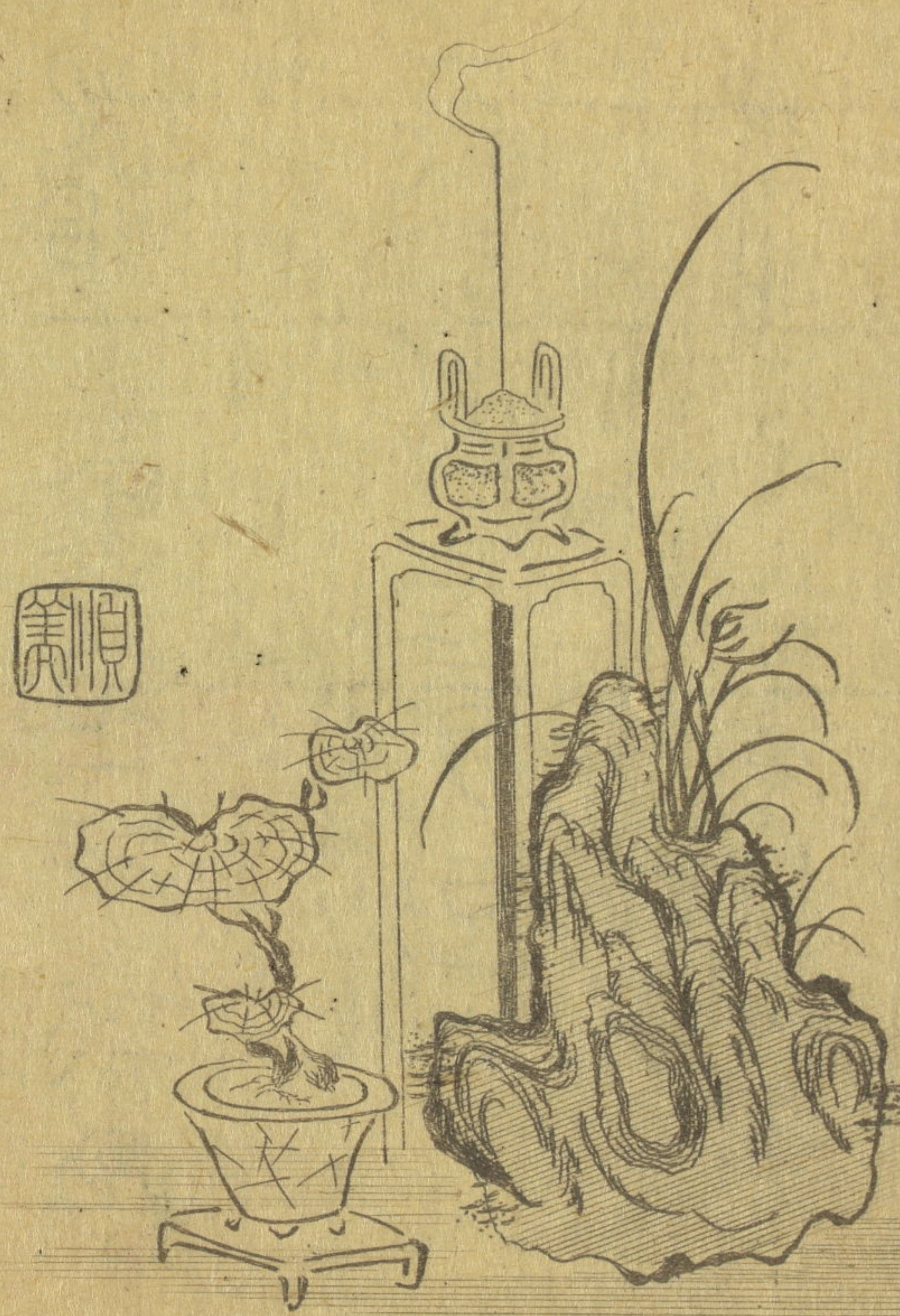
明道十年三月

蘇州府知府  
蘇州府知府  
蘇州府知府  
蘇州府知府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東家

同盟書局藏



篆

文

章

華國

流芳

百世

庚辰菊月題於

樂善堂中

吟香居士





麓澤清画



先哲叢談序

矣。運之盛衰。關乎五道之行隆。世道之行隆。徵諸矣。運之盛衰。古咎。

皇朝廷喜天曆之際。崇儒術。飭禮樂。民物雍熙。海寓寧謐。蔚然

稱文治之立矣。至保平之數  
皇化陵遲。鎌倉氏之霸。武斷爲  
理。室身氏承之。逆其季世。板蕩  
極矣。惟夫盛衰迭運。否泰相遍。  
方是時。天主祚

烈祖大君。錫以勇智非常之德。  
賦以文武兼濟之才。掃蕩昏霧。  
以揭朗日。誅夷鯨鯢。以來麟鳳。  
既延惺窩先生而禮待之。又擢  
羅山先生以備顧問。自此之  
後。崇文之風復興。不啻千夫者。  
二百餘年於今矣。抑以古昔盛



先哲叢書  
時典章制度。凡諸隋唐而斟酌  
之。至如制誥章疏。亦多依仿。而  
衣纓之家。疇官立業。以秉文柄。  
身自致。

大府之興。之經綸締造。自燹合  
符於往聖。紀綱法度。不泯龍迹  
於異域。而基業之固。國勢之疆。  
較諸前古。不翅倍蓰焉。至於所  
儒文學之士。踵武相接。響然輩  
出。其餘巧藝異能之流。亦皆應  
時駢臻。蓋吾邦立道。文運之  
隆且盛。惟方今爲燹。自非開基

創業之

明辟。建弘猷於前。繼體守文之  
賢君。遵遺訓於後。安能至於如  
此哉。及久原君公道有感於此  
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  
名一枝一藝者。行狀碑誌。家乘  
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  
以俟他日。修史者採掇焉。別撮  
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天哲叢  
談。間者又校訂其儒林一類。自  
永祿訖享保。釐爲八卷。以鏤梓  
板。蓋當時儒流固未止此。然於

國家崇文之化。彌隆彌溥。猶將有所就考焉。况乎公道揄揚。昭代歡抃。盛際固臣子之情所宜葵心。吾亦樂叙而道之。文仁十四年歲次彊圉赤奮若孟春月五浣

江都佐藤坦大道甫題於  
愛日樓南軒



先哲叢談序

陶澍書

我東方聖人之道最盛矣。中葉一衰。文與詩亦不盛。文不盛。則辭鄙吝。辭鄙吝。則說經不優。宜哉。近世喋々乎說理氣陰陽。而不識聖人之大道也。晉者華之盛。若我與韓。通呼外邦。論外邦之學。必以我為最近者。以韓為最。我衰也可。

知矣。我

神祖之勃興也。文運復開。遠韻姬周。封建之政盛行。列國士皆世祿食邑於其土。雖然先王聖人之道未全行者。列國君臣不學無術自出焉。昔林文敏講朱義論語於京師。博士舟槁秀賢。以非典故欲逐之。以聞

神祖

神祖笑曰。講者為特達之識。訴者豈無偏狹之譏。秀賢無言而止。今講經非程朱之義則黜矣。大非

神祖之德意。原君公道。憂永天以來。至今世之遺逸。久無贅述者。畧舉識之。勿論於古學與道

先哲叢書  
學。總得若干人。欲以煩梨棗尚矣。一日得閑示  
祭酒林公。公曰。君子成人之美。公之於世。何為  
不可。於是乎公於世云。公道王父雙桂翁。京  
師人。初學伊藤東涯。後以醫仕唐津侯。遷為儒  
學教授。其學博洽無所不涉。嘗著非朱詰物疑  
藤諸書。可知其所見不偏也。晚唐津侯移封於  
古河。遂從移焉。公道此舉可謂繼乃祖之志。不  
墜家學者矣。潛也不佞。推挽之則毫無力焉。從  
憑之則有志焉。終以此言為序。

文化丙子季秋 八十七齡陳人四明井潛撰



錄洲谷相親書



乘與原之是兄弟交者二十餘年  
美之相和時予年尚少氣壯志  
得存慕古人之澹白調養之道則  
禮也為實好為子自刀各自謂曰他  
其為中矣而行焉後亦言法力  
以高其治存志泮族以華有。

可謂之入乎公遠以古人自取又  
 當以正防予而予相商之性而為  
 其初當隱行惟昭殊異乎人之或  
 乎為相生而之道猶不測入初之切  
 偶之極其交禮且以助予者亦已多  
 矣然為予法遊數年徑涉世友皆  
 梁乃方予之也意力相拂且以予為  
 於是予始志古人交事之制行自為  
 不可食之者為之逆音。居現亦足  
 以起予矣嗚呼予何知之晚而之也  
 之見登已及此。得此其學突力為  
 所致引之者之而者先哲叢訓梓



本予得交而亦澹竊笑曰予雖之  
富語為文辭一概之雅而能實  
然此書非僅以誌為二也以此平生  
交實學健為行又景仰亦人以  
自勉勵自其德可德且予之  
學足以明遠之足以垂教也哉稽  
其得口碑一不存窮樓傳初言其  
成海之所謂多後亦之注所以  
富其治夫於是乎可又德之遠不  
以自居但謂項其詩談其書不  
知其人之手是吾師也夫大旨而  
其粹一之乃美與人同之微素也予

也近來氣本極去折浮湛混何皆世  
 復多以自振之反讀此編而面勢所  
 不所愧矣多自今而後去古自鏡  
 言其少而行不為年一其凡之其者  
 致之即不到古人亦友不友其所以  
 切身鳴呼余二十年所得吾之道  
 者如此其多見也予者取友於之道  
 一人而足矣尚幸一教此編以得者  
 論古之人亦且隨之編也回序  
 之也而子冬十二有

善房交士於川鼎撰



海濱子初志



先哲叢談凡例

一余嘗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傳者。則求其傳若行狀墓文哀輯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備考。而其言行之迹。別存釋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錄之。且掇取其要于備考中。及諸家集。遂成數十卷。先哲叢談是也。此編則獨係其儒家類者。云。

一儒家類凡十四卷。今刺者八卷。自永祿訖于享保。餘卷校訂未畢。當嗣刺。此編隨聞見輒紀之。不能無遺漏焉。然如其出羣超倫。可以入史者。大氏具于此。滄海遺珠。將俟他日收拾焉。

一 次序率從其年齒先後不分以門流但林羅山少嘗  
 玄同二歲而羅山國家草創大儒宜直接惺窩故  
 獨不拘他例耳又如父兄子弟並有著顯者則皆類  
 從附載焉不則人恐錯認其各處別出以為同姓異  
 族堀杏菴後藤松軒未詳其生在哪庚姑以意序之  
 一 稱姓氏亦無定例或複稱或單稱皆從其所自稱  
 不敢追改之  
 一 此編專以知先儒之性行履歷為主而未及其識見  
 者以其人皆有成書布于世也間有畧舉識見者以  
 其未著見者也

一 私記小說固有可信有可疑此編傳其可信闕其可  
 疑皆有依據然而逐章記出典不勝其煩故槩省之  
 耳

一 此編久藏諸篋笥不欲更黎棗嘗一誤示人以藁本  
 傳寫漸廣悔之不及於是更加校正增入數人因與  
 慶元堂主人謀授之梓尚恐謏寡聞取譏大方博  
 雅君子幸教焉

文化丙子秋八月

原善識

先哲叢談凡例終

先哲叢談

凡例

二

先哲叢談目錄

卷之一

藤原惺窩 十條

林羅山 十五條

林春齋 八條

林鳳岡 八條

菅得菴 三條

卷之二

石川丈山 九條

堀杏菴 六條

陳元贊 三條

朝山意林菴 二條

松永尺五 五條

那波活所 五條

朱舜水 十三條

中江藤樹 十條

野中兼山 七條

卷之三

山崎闇齋 十三條

熊澤蕃山 十三條

後藤松軒 五條

木下順菴 八條

安藤省菴 五條

二山伯養 七條

谷一齋 四條

卷之四

伊藤仁齋 十七條

伊藤東涯 十四條

伊藤蘭麴 三條

米川操軒 三條

藤井懶齋十條

仲邨惕齋八條

貝原益軒十一條

宇都宮遯菴五條

五井持軒三條

五井蘭洲五條

大高坂芝山四條

卷之五

高天滄六條

佐藤直方九條

淺見綱齋六條

森儼塾二條

安積澹泊八條

源白石十八條

室鳩巢七條

三宅尚齋十條

三宅石菴三條

三宅觀瀾四條

佐藤周軒八條

卷之六

物祖來 二十二條

雨森芳洲 九條

三輪執齋 九條

梁田蛻巖 五條

祇園南海 六條

並河天民 七條

太平春臺 十三條

服南郭 十六條

服仲英 三條

卷之七

藤東野 七條

山縣周南 七條

平金萃 九條

鳴錦江 七條

岡龍洲 八條

餘熊耳 四條

藤原蘭林 六條

宇士新 十條

宇士朗 三條

卷之八



先哲叢談

秋玉山 七條

青木昆陽 五條

奥田三角 七條

高蘭亭 七條

井蘭臺 九條

石川麟洲 二條

湯常山 六條

瀧鶴臺 五條

宇瀆水 六條

武梅龍 三條

原雙桂 二十條

合七十二人五百五十條

先哲叢談目錄終

先哲叢談

目錄

五

先哲叢書

先哲叢書

小象

像肖窩惺原藤



像肖山羅林



小象

石川大山肖像



中江藤樹肖像



山寄閣齊肖像



熊澤蕃山肖像



伊藤仁齋肖像



伊藤東涯肖像



小像

五

像肖軒益原貝



像肖齊惕村仲



像肖徠徂生荻



像肖齊執輪三



小像

七



太宰春臺肖像



服部南郭肖像



安藤東野肖像



山縣周南肖像



平野金華肖像



宇佐美瀟水肖像





北總 原善公道著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北肉山人。柴立子。廣胖窩。皆其別號。播磨人。

惺窩為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孫。世食播磨三木郡細河村。父為純。時為土豪。別所長治所侵掠。為純與長子為勝禦之。不利皆死。當是時。織田右府唱霸。其臣羽柴秀吉盛用事。惺窩乃告秀吉。欲比死者一洒之。秀吉答以不如待時。於是亡其地。惺窩初年削髮。入釋名薨。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時海內喪亂。日

尋干戈。文教掃地。而卓然獨唱道于其間。爲後世文學之祖。自非豪傑士。豈得如此乎。物茂卿與都二近書曰。昔在遠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執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斯言信矣。嘗應關白秀次召。與五山繼徒同賦詩于相國寺。他日復召。即辭以疾。而謂弟子曰。君子小人有黨。非黨而交。終不相容也。以余交秀次。非唯終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可追者。余不欲復見秀次。聞而銜之。惺窩懼不

免。乃避之肥前名獲屋。當是時。豐大閣有事于異域。多率諸侯。蒞此地。惺窩初見。東照君見禮。又見中納言秀秋。秀秋性豪倨。然惺窩至。則肅然改容。其性行亦多爲所改云。

播磨赤松廣通好學。獨能拔流俗。師尊惺窩。嘗創學校。行釋奠。惺窩竊以爲此人當期斯道。石田三成居佐和山。亦重惺窩。令戶田內記者聘之。惺窩欲往。不果。廣通有故自刃。惺窩哭之慟。與朝鮮姜沆書曰。赤松公今新書四書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于字傍。以便後學。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此冊

爲原本。今世徒知有上杉謙信、小早川隆景、高坂昌信、直江兼續等。好文于整苦之間。而知有赤松廣通者鮮矣。

此邦講宋學者。以僧玄惠爲始。爾後有間唱之者。其學不振。至惺窩專奉朱說。林羅山、松永昌二。那波活所諸賢。皆出於其門。各爲時所歸仰。繼之山崎闇齋。獨立自振。亦宗洛閩。於是乎朱學始大行。闇齋答真邊仲庵書曰。朱書之來于本朝。凡數百年焉。獨清軒玄惠法印始以此爲正。而未免佛藤大閤亦以爲程朱新釋可肝心。而猶惑乎佛。遂不聞實尊信之者也。慶

長元和之際。南浦自謂信之。而亦尊佛。惺窩自謂尊之。而亦信陸。陸之爲學。陽儒陰佛。儒正而佛邪。厥縣隔不翅雲泥。既尊此。而信彼。則肯庵草廬之亞流耳。一日直江兼續山城守來求見。而惺窩不欲。乃使將命者。陽言不在。三來皆如之。最後惺窩謂曰。渠如復來。則吾見之。次日即復至。時值其實不在。兼續悵然曰。余願見先生。而不可得。今日已將北發歸會津。則終無由邂逅信天也。言畢而去。有頃惺窩歸。聞之曰。渠猶未遠。即追至大津驛及之。兼續大喜。厚致禮敬。曰。余多欲就正有道者。前日數詣數。在不圖今親降玉

此是天假余以納履之納也然倉猝之際他不遑問  
請正一事丈繼絕技傾當今之時將可行否惺窩不  
答出而慨然曰渠猶未思屬霸王又將有所謀焉嗚  
呼生靈受困一何忍之甚也

釋承兌靈三其以才學自負嘗詰惺窩曰吾子初奉佛  
今又為儒是棄真歸俗也吾子何昧此義乎惺窩曰  
所謂真俗二諦浮屠所說而俗自謂也丈曰天理廢  
人倫何以謂之真二釋默然他日又會某所壁間掛  
數行艸字二釋不能讀座者皆曰艸固難讀非如楷  
易讀惺窩一覽輒朗誦曰古人去能讀楷者必能讀

艸

羅山先生撰行狀曰先生嗜酒然或經旬不沾唇或痛  
飲輒醉而不亂又曰先生有男小字曰冬有女既笄  
江邨北海日本詩史那波魯堂學問源流俱載惺窩  
歸儒之後不蓄妻妾不御酒肉事則誤矣

惺窩旁好倭歌時吟咏發舒情思其集四卷合本集刊  
行于世羅山始至席上賦倭歌贈之以庶幾其成立

歌曰捺列那蒲矢木訓鳥詩倭埤乙鷄悞  
葛吉捺訥倭穀篤屋木失葛列篤續屋木膚

惺窩集有二板一則羅山編次管得菴續編合八卷字  
有譌舛一則其孫權中將為經編水戶義公校之併

先哲叢書  
倭文爲十七卷。冠以後光明御序。夫元寬以降。奎運大興。文儒盛行。其著作布世者。汗牛充棟。然未嘗一聞有至尊賜序。如惺窩可謂希世之榮耀矣。今時作詩者。或奉宗詩目。白石南郭輩所作。爲模擬剽竊。於是唐詩品彙。唐詩選。明七子集。漸廢。瀛奎律髓。聯珠詩格等盛行矣。而惺窩教人。已取此書爲式。春齋西風淚露編。曰惺窩有言曰。欲學古詩。則可見選詩風雅翼。欲學律詩。則可見瀛奎律髓。欲學絕句。則可見聯珠詩格。

林忠一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稱又三郎。私謚文

敏。平安人。仕

大府。薙髮稱道春。爲民部卿法印。

羅山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住平安。羅山生而秀偉。幼即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年八歲。一聞記之。即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某許講。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葺之一字不謬。其強識率此類也。

年十四。寓建仁寺讀書。時宿僧有才學者。亦皆屈而問字。遂以爲此人入佛。則必當爲善知識。皆勸以出家。羅山不可。僧請京尹前田玄以強之。父信時信時曰。唯兒所好。羅山愈不可。竟去歸家。不再入寺門。



羅山少時。世未有奉宋說者。羅山年十八始讀朱子集  
註。心服之。遂聚徒講。朱註清原博士議之。曰。自古無  
勅許。則不得講書。朝紳猶然。況處士抗顏講新說。  
不可不罪也。東照君黜博士之議。而稱羅山為有  
所見。於是羅山益攻其學。時惺窩以性命學聞。乃介  
吉田玄之小字與市郎號素菴入其門。業大進。亡命謁見東  
照君。席間應顧問。辨光武世系。孝武返魂香出典。及  
離騷所載蘭稱。皆時年二十三。  
寬永中。井伊侯謂羅山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  
之。何足深稱。羅山答曰。噲為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

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卻敵斬首。  
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擐甲執兵者。不以  
為難也。君盍少慎其言。內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侯  
赧然曰。誠然。吾甚慚於噲。羅山蓋有諷云。

羅山際國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起朝儀。定律令。  
大府所須文書。無不經其手者。謂為我叔孫通可也。  
稻葉默齋墨水一滴曰。羅山年十三。元服稱又三郎。  
信勝。慶長中。蒙神祖召。歷任四朝。即位改元。行  
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  
與議焉。正保中。病在家。執事元老承旨。寄書或就

論事。令官醫看病。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乘輿入城。有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朔望云。

歲暮。嘗得菴。謂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春為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即以除日講起。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棠陰比事來。問羅山一一說之。晷既移。遂不觀會。

嘗講春秋。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窗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因遂以羅山為號。其餘羅浮。浮山。羅洞。四維山。長胡蝶洞。梅村花夕顏巷。顏巷。瓢巷。麝眠。雲母溪。尊經堂。皆其別號也。

寬永寺地。舊名忍岡。自山王祠至清水觀。數千畝。係羅山賜莊。春齋櫻峰記曰。櫻峰者何也。忍岡別號也。滿岡之櫻。先考之所栽也。据此。則今所存老榦數十章。蓋其遺植也。山王祠旁。又有稻荷小祠。古老尚呼曰。林稻荷云。

羅山為詩文。揮翰如飛。頃刻成千言。明曆乙未。朝鮮信使愈秋潭。發歸前。一夕。寄杖桑壯遊百五十韻。以求賡詩。時內子荒川氏罹重疾。羅山護視在側。而夜間口和。乃使男春德錄之。至曉稿成。不加一點。即遣人

齋追及小田原驛致之秋潭大驚

羅山洽博於天下之書無不讀其所著凡百有餘部皆可傳也本集百五十卷雖詞不工其言足徵者甚多暮年視聽不衰勤力猶少年二十一史自少讀之者數過而晉書以下未句及年七十四欲遍句之是歲晉書宋書南齊書畢業翌年蓋棺

明曆丁酉正月十九日郭北失火弟子報不可免羅山首肯讀書不輟又報延燒剝膚先生蓋去乎於是手其所讀上轎轎中讀之猶不輟既而至郭外別業神色自若讀者如故少焉有一人馳報第宅盡為焦土

羅山曰及銅庫乎否

銅庫即銅造書庫係官賜

曰共為烏有羅

山慨然仰天嘆曰及年所力蓄者一旦為祝融奪可惜可惜是夕鬱鬱不適越五日奄然長逝

弟永喜一名信澄號東舟又號樗墩平安人學於惺窩羅山博洽羣經羅綱百氏名亦與羅山齊年二十八仕大府削髮曰刑部卿法印先羅山沒羅山銘其墓

春齋曰先考齡七十五而終東舟五十四而終二先生偶與明道伊川同其壽但其先後之異耳不亦奇乎若論其氣象則先考之和似明道東舟之嚴似伊川

其所學之優劣世皆知之。不待余言也。

羅山有四男。長叔勝。字敬吉。小字左門。年十七沒。羅山作墓銘。次長吉亦早夭。次春齋。嗣承家學。次靖字彥復。祝髮稱春德。又號函三。又有考槃邁。讀耕齋。欽哉。亭。靜廬。號博學多著作。一時有聲稱。亦仕。大府。寬文元年以病沒。年三十八。其家今存。

林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稱春齋。號鷲峰。私謚文穆。羅山第三子。平安人。襲父職。為治部卿。法印。

春齋幼時。羅山來江戶。春齋與母氏留居平安。於文詞

師那波活所。於筆札。師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俱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隕生命。固其所望也。

春齋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五經皆有私考。累數十卷。其他小品極多。其卷帙浩瀚者。為本朝通鑑三百十卷。寬文四年十一月起草。十年十月成。其修通鑑也。為聚羣儒。官賜月俸。以供資用。其作文。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又如諸家系圖傳。亦三百餘

卷。寬永十七年十二月起草。二十年九月成。

本集百二十卷。名驚峰文集。讀之有益。猶羅山集。近時學人求詞藻。而不考事實者。以為不足見。

中江藤樹奉王陽明。山崎闇齋信程朱。皆與春齋同世。春齋贈石川丈山書曰。近歲有蠢頑者。借名於王守仁。而唱其邪教。以惑蚩蚩之氓。延及士林。誠是當世之一蔽事。而我輩之所憂也。不可不禁遏焉。不可不芟除焉。蓋是指藤樹也。又西風淚露編曰。近年聞高談性理。以為程朱再出。而擲文字。以博識。稱有妨。而指余輩為俗儒者。亦有之。彼為彼。我為我。道不同則

不相為謀。余唯守家業而已。蓋是指闇齋也。

某候一夜與近臣左右飲。候問曰。自江戶至京。經國幾也。一人屈指答曰。武藏相模伊豆駿河。而言窮。座有少年。誦春齋詩云。武模豆駿遠州際。參尾勢江雍路中。候喜誦其句者再三。

續日本紀。養老六年七月。勸課天下。種樹晚禾蕎麥。絲是言。則世啖蕎麥也尚矣。意者當時獨給農食耳。其上下通用之。製殊極精巧。以代珍饌滋味者。蓋始于韃靼以來。春齋戲答惡煙酒文曰。近歲多嗜蕎麥麵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歌。張口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

挽果然不厭非消麪蟲則不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為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蕎麵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軒原益和

本草曰煙草慶長十年得種於番舶

春齋多別號向陽軒葵軒竹牖爬背子晞顏齋也魯齋物格菴温故知新齋頭雪眼月菴傍花隨柳堂辛夷塢仲林南牕恒宇南墩櫻峰碩果等皆所自稱也

春齋有二男長春信又名慤宇孟著號勉亭又號梅洞有才學本朝通鑑之修與有力焉年二十三先卒士

論惜之所著有梅洞遺稿史館茗話等春齋作西風

淚露編悼之其書載陳元贊曰父子齊名古來稀也

林家三代秀才相繼可謂日城美談也次鳳岡嗣承箕業

林慤一名信篤字直民號鳳岡又號整字私謚正

獻春齋男襲先職初稱春常為大藏卿法印後改

從五位下大學頭晚稱大內記

鳳岡為人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通博多識為一代

碩儒當天和新政之時夙夜在公殆無虛日一夕侍

大君有命曰吾未見汝作詩試賦蠟燭鳳岡應

聲賦之曰。玉殿沈沈冬夜長。九牧繼晷影燐煌。寒花  
添得德輝美。夫抹紅雲遠。建章鳳岡素不屑。文藻而  
思致敏捷。其才可槩見。

元祿中。文教大熙。家讀戶誦。先是所未有也。初羅山剏  
先聖祠于忍岡。鳳岡奉告。移之湯島臺。其經營規  
畫更加弘麗。大君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又賜宅  
地于郭內。以便朝參。益吾邦在昔文學稱盛。保平已  
降皇綱解弛。區宇雲擾。士大夫皆投筆從事。金革於  
是。文藝為僧徒之物。其事壹歸五山。及國家致隆  
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為制外之徒。禿其顛。不列士

林。此戰國之頹俗。未及革也。鳳岡慨然以為儒之道  
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為制外者。可謂  
敝俗矣。時大君崇儒術。蒙命種髮。稱大學頭信  
篤。此為元祿四年正月十四日事。於是和田春堅稱  
傳藏。大河內春龍稱新助。林春益稱又右衛門。人見  
沂稱又兵衛。坂井伯隆稱三左衛門。伊庭春庭稱五  
大夫。深尾春安稱權左衛門。數林門。其餘刊國儒者。  
盡改名變形。以入士。至今人無賢愚。知儒教主世用。  
實鳳岡之力也。

嘗詰貴戚主人固重鳳岡。乃延與坐款語。時天寒。鳳岡

與煙且傲然曰老人頭冷不得不用巾。即取諸懷中著之。既而主人拊鳳岡背曰。膚理潤澤。矍鑠哉。老翁也。鳳岡曰。肩下作痒。少伸手搔之。主人又曰。寡人敢請一言。可字。鳳岡曰。唯節比丘。此時市街有比丘尼。賣淫。故俚言謂好色為比丘好。其豪氣不撓權貴。多此類云。

鳳岡門人甚多。其多如桂山彩巖。名義樹。字君華。松浦交翠。各名。之。成。字。德力有鄰。名良顯。字子原。安見晚山。名元道。字大中。莊恬逸。名資。字。岡林竹。名義海。字。土田某。名貞。字。等十有餘人。皆由鳳岡薦釋褐。大府此他以儒應列侯辟者。前後不

少井上蘭臺送秋山玉山序云。羅山鷲峰二公創業金馬。而及至整宇先生。世之君子知崇庠序。文辭粲如也。吾黨之甚盛益興。自此始。是故天下豪俊爭起。望之若屯雲。羸滕履躅。負書擔囊。鹽汗交流。喘息薄喉。踵門受業者以千數。其數千中。有藉日月之末光。而致身青雲之上者。或大小諸侯。厚幣召之。以為賓師。亦不可勝記。其不遇者。在下醫酒徒之中。獨自陸沈。於是乎莫能知者。蘭臺玉山共亦鳳岡門人。或曰。物徂徠亦出鳳岡門。一日鳳岡過柳澤侯。侯使徂徠伴接。鳳岡謂曰。聞女近倡異說。以駁程朱。駁程朱



猶恕之。然其駁程朱者，乃駁思孟之漸也。至駁思孟，則吾決不少假之。徂徠頓首拜謝。子孫為設壽筵，四方致幣稱壽，其饋陳滿坐。而鳳岡不喜。人曰：翁之厚福，方今無比。以今日盛筵知之，然翁不喜何邪？鳳岡曰：若不知乎，壽筵是瀕死之一關也。鳳岡歷事五君，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方正德中，新井白石弄權，議頗不諧，數乞致仕而不見允。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有所專掌者三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此係事君之最大者，其餘機務益無不與聞也。故鳳岡之門，客常填，勢奮朝野。

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以病沒，實享保十七年。六月朔也。下館候今久留里候先作墓銘并序。今錄銘于左。曰：言不可已，實惟迫情。碑誅之立，示爾雲仍。德其固有，教由典刑。源濬流遠，本立道成。崇基隆茂，惺窩先生。遐維絕紐，恢啓太平。羅山峩峩，博知叡明。交喪復古，文獻足徵。鷲峰峻峻，奕葉大鳴。讀耕豐熟，梅洞薰盈。家林聯壁，芳園蜚英。鳳岡應期，周鼎以興。先生時遭，乃得其名。溫和慈惠，朴質忠貞。薄身厚志，好古恐榮。手不釋卷，義不厭精。翩翩詩賦，玉振金聲。彈冠泣事，規模遠宏。本朝通鑑取法，麟經貞享以降。式贊權衡，洙泗

之風。頽敗日久。雙樹囊螢。禪房開牖。先生新拜國子祭酒。冠服始儼。絳袍藻綬。遠近懷德。束脩禮存。侯伯權貴。結駟造門。春秋祭祀。惟恭惟享。升降周施。樂音餘響。殿下親臨。屢觀祭儀。側造行殿。來燕來宜。例講經義。珍瑰奇玩。玉帛酒肴。庭實粢粢。大德揚名。享福延壽。先生三全。顧是天祐。物之有終。天地無遁。陰陽消長。四時行健。八十九齡。奄歿厥命。戰戰兢兢。保身全性。謚曰正獻。遺言求銘。吾與支子。義貫丹青。豈敢辭諸。慟哭薦臻。悲風入衣。淚雨霑巾。自今而後。與誰咨詢。勒銘于石。用啓後人。

管玄同字子德號得菴又號生白室播磨人

得菴年二十四入京師曲直瀨玄朔學醫既而登惺高門專修儒學且好聚羣書架上所插萬卷不啻云久之名聞遠邇來行束修者甚衆惺窩高第弟子五人得菴其一也

得菴生于播磨飾磨郡蒲田村故又氏蒲田蒲田或作鎌田蓋以蒲鎌倭讀同也

寬永戊辰六月十四日家人皆出觀祇園社會得菴獨居讀書方倦俗微睡弟子安田安畠者潛來伺之即就刃得菴未及轉身曾洞吭絕聞者識與不識莫不

嘆惋。官即捕安昌刑之。羅山作墓記惜之。噫彼安昌從遊有年。嘗校刻羅山所旁譯五經。似好學之篤者。然一旦犯天地不容之罪。身陷大辟。雖有小善。亦何足稱。中江藤樹作論。曰。玄同為人。徒事於博物洽聞。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表裏真妄之實。其待安昌如犬彘。故安昌為怒氣所動。而犯逆理亂常之罪。

先哲叢談卷之一終

先哲叢談卷之二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石川凹。初名重之。字文山。小字嘉右衛門。號六六山人。四明山人。凹凸窠。大拙烏鱗。山水。山林。數里。東溪。三足。皆其別號。三河人。

文山家世仕。大府。遠祖。祖正信。戰死于長久手。父信定。亦有武名。文山少壯。勇絕人。元和元年。大坂之役。獨竊出營。先登。斬首二級。然以其犯令。見黜。以母老家貧。故寄食淺野侯。居十歲。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棲遲獻山麓。一乘寺村。以翰墨自娛。文山初年喜習。

晏氏後小羅山學惺窩門壹從事斯文才尤長於詩  
 朝鮮權式稱為日東李杜物徂徠亦曰東方之詩杰  
 文山謝事之後世味泊如超在塵埃之外嘗選漢晉至  
 唐宋能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  
 錄其詩各一首并以揭相間號曰詩僊堂諸軒冕來  
 訪者一切謝絕之其所友善獨如林羅山堀杏菴埜  
 士包僧元政及明陳元贊是也後水尾天皇屢徵  
 之固辭數四賦倭歌陳其志歌曰轍但朝海掇設  
 木堀心訥捺蜜速鳥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  
 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高傑續借茲葛滋

文山與羅山友義殊深羅山集中載其往復書二十八  
 篇契分可見焉而意見不同有終不相容者其三十  
 六詩僊是倣本邦三十六歌僊也以蘇武對陶潛猶  
 枓水人麻呂配紀貫之左右各十八人皆有配對初  
 其定之取舍可議者悉問諸羅山蘇武陶潛謝靈運  
 鮑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李賀盧仝林逋邵  
 雍梅堯臣蘇舜欽七對羅山所改定也羅山又欲以  
 曾鞏對歐陽修以王安石對蘇軾而文山惡安石為  
 人不肯取之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文山卒不從焉  
 羅山書略云荆公之罪誠如足下之言而其詩卓越

千千古。故古今評詩者。胡元任。魏醇甫。蔡正孫之輩。莫不謂荆公爲一大家者。夫君子不以人廢言。故孟子取陽貨之語。朱子楚辭後語。乃載荆公之詞。荆公初自謂。設令德不及伊周。而才須優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程子曰。新法之行也。我輩激成之。又曰。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陸象山分其罪於諸公。羅大經惜其不浴光風霽月。丈靈運。王維。宗元。禹錫之徒。叛于國。陷于賊。猶是不舍。而何獨拒荆公。抑六六詩僊名。出自本邦。歌僊。歌僊取歌。而不取人也。若今并論人與詩。則不啻詩僊。謂人僊亦可也。文山書略。

云。古人有曰。聖人以下不能無小疵。所謂謝王柳劉。可併按矣。洗垢索瘢。則疇獲無過哉。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耶。至如介甫。元惡大憝。何比小疵。蘇洵之見介甫。猶孔休之見王莽。詐術讒慝。慝放辟邪侈。難追先知之所察也。彼一旦錘揜。截其暴戾。臻秉政得志。果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終以文字殺人。亂國禍及後世。而俾天下壞亡。罪莫大焉。周德恭評爲古今第一小人。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而明矣。來書云。程子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昇菴曰。此言亦非。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

先哲叢談三

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不曰  
冉求聚斂。孔子激成之。哉。來書云。君子不以人廢言。  
某亦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來書又云。孟子取陽貨之  
語。某何異。孟子之取語哉。唯記其詞言。不陶其形象。  
則取荆公詩爲宋詩之主張。乃不欲圖其人於堂宇。  
以朝夕看厥狀貌也。若夫子與氏。其家有陽貨之像。  
歷朝觀夕覽。可不數邪。可不惡邪。足下以爲何如。  
嘗變姓名稱圮左近。羅山爲作一絕。祝前程。乃以圮左  
近二字置其句頭。詩云。圮邊一卷授留侯。左右從容  
善運籌。近想只成黃石約。重來有待赤松遊。

漁村夕照句。欲將蓑衣曝返照。釣竿還是魯陽戈。惺窩  
見而奇之。曰。斯人異時當爲詩宗。富士山云。仙客來  
遊雲外巔。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  
倒懸東海天。此詩尤膾炙人口。

文山兼工書。嘗奉後光明天皇勅。作隸書以獻。有酒  
有之賜。世以爲榮。其與弢窩書曰。所句大字。附與小  
价。呈似左右。余素聆其人好學道。不爲流俗所移。而  
深感之。繇茲操觚。塞其責矣耳。累年其所求者。積連  
如山。以老病故。甚斃厭也。自今之後。矢而禁書。扁榜  
吾文。它日。勿爲人乞文字。又答武杏仙書曰。前面所

告拙字。操觚汚紙。驅力呈焉。老嫻羸蕪。甚勑筆研。吾  
文自今之後。休爲人句文字。依腕將脫。方今小陵一  
句。絕筆矣耳。它日思之。其爲時所競乞者。如此。  
儒者之評將帥。率不達軍畧。徒於紙上持空論。使識者  
見之。則其不竊笑者幾希矣。如文山則躬既擐甲。執  
兵。其言決非空論。答羅山書有論信長秀吉。今祿于  
左。曰。凡秀吉之所長者。克乘臨機應變之勢。間不容  
髮。不使敵獲窺惰氣。并吞四海。指揮三軍。實敵國於  
掌握之中。運籌決勝者。匪諸將之所能及。信長之所  
長者。不拘土地之嶮難。不辨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

擊於無備。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如挫敵拔國。則  
源平已還。靡以可準。擬於信長者。只與義經在伯仲  
之間邪。何者。亡今川於桶狹。討武田於長條。攻佐佐  
木。一朝落數城。其餘奇策秘計。可稱而言哉。是皆奇  
戰。非正戰。至其行軍用兵。則如風之發。如電之過。進  
退動靜。千態万狀。人莫得而圖。是以屬信之靡下者。  
雖老將軍監。未嘗聞出師有號令云。由是觀之。秀頗  
用正戰。信常用奇戰。有形于秀之軍。無形于信之兵。  
豈有以有形擊無形。以正戰勝奇戰哉。惟理之所未  
盡。而又予之所不曉也。方今遣信與秀。以同軍同運。

戰于一時。則什之八九信克。可得勝乎。未知所以秀之。可戰勝者云云。

文山晚節壹事風咏。口絕兵革。人或叩之。輒曰。衰老無記憶。前事皆茫然。雖然。其雄心蓋猶有未灰者。林春齋賀其九十序云。夫利刀傍枕。弓銃在側。則雖在山林。未忘士林之素。又桐江山人。山房岑寂。偶書所思云。輓近高尚石大拙翁。隱於洛北四明山下。每出行。使僮僕擔偃月刀以隨之。又作詩云。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其所養可以知也。翁平居把翫竹節大如意。如曰。嘗聞無寸鐵。曾裏揮三軍。亦知其有所托也。

文山不置妻妾。無嗣子。而繼徒相承。任其舊居。以致祭薦。至今不廢。居多遺物。明陳眉公古琴一張。尤其所愛重。云享保中。靈靈元上皇。臨幸于撫之。大賞嘆。勅補其四亡絃。且命製錦囊盛之。

堀正意。字敬夫。號杏菴。又號杏隱。近江人。仕尾張侯。

杏菴師事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嘗游事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求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徙仕尾張。初為法橋。後晉為法眼。

日本詩史為初仕尾張後仕安藝誤矣



先哲叢書  
永中來江戶謁台德大君拜衣服及酒食賜且奉  
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別自撰政家系  
圖若干卷  
杏菴愛陶淵明為人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  
頓消塵慮

杏菴有詞藻韓人來聘者稱為文苑老將鳩巢文集載  
杏隱先生詩文二集序曰先生少遊於惺窩之門學  
博而聞多凡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無不講究而明其  
道其放文章之所以為文章者蓋深知之故其辭簡  
易平實自有條理豈若今世之文務為矜飾以投時

好者哉先生所作詩文藏之於家又曾孫習齋君始  
克集錄以為若干卷云云

又精於方技惺窩羅山文山集中皆稱以醫正意羅山  
書曰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枝藝孫真人不以  
醫貶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  
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然云云又  
山寄爾其自尾陽所示元旦之什詩云新聲妙句寫  
韶光興起西堂夢一場素問靈樞兼扁鵲春秋左傳  
說公羊昔吟洛邑無邊月今弄蓬丘不老方仁術功  
成富才藝春風千載呂純陽又送其歸尾陽詩有學

養騶軻氣術包廬扁傳句林春齋讀耕齋交尤親及其沒各有悼詩亦及醫事讀耕齋句云筆評邪正臨洙水藥辨君臣汲上池

杏菴為人謙以自牧羅山行狀曰幕下之士阿部正之語杏菴正意曰聞今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足下也吁難得之才也正意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彼文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吾儕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匪所以可侔稱之正之曰予固不學無所辨知今聞所告彌知羅山之不可跋及也足下之直說不夸不耀最可感讚

也又物徂來與屈景山書曰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詘然於四人之間退讓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仕安藝次道鄰仕尾張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正趨字君燕號景山為名儒鳩巢和其詩并序曰屈景山京師人也自其先杏菴先生以儒聞於當時翼子賢孫不墜家聲至君

大振前烈。恢祖業。旁求師友之益。不已。觀其志。將有大成。其德與古人頡頏於千載之上。視夫世之得小自足。耻下問者。其所見之高下。懸絕為何如哉。正朴娶水。下順菴女。生正修。字身之。號習齋。又號南湖。聲譽與景山抗衡。門人下村某刻唐書。習齋校之。且作跋。曰。曾祖杏菴。親接北肉夫子之學。有遺書數百卷。子子相承。以至余。云云。

陳元贊。字義都。號既白山人。明國虎林人。避亂。歸化客于尾藩。

元贊不詳其履歷。蓋生于明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

第云。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戶。與諸名人為文字交。初萬治二年冬。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肅者。彙為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政詩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益以元政為首。而元政本因元贊。知有中郎也。元政書曰。數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樂府妙絕。不可復言。廣莊諸篇。識地絕高。瓶史風流。可想見其人。又赤牘之中。言佛法者。其見最正。余頗愛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書。今得之。讀之。實足下之賜也。

元贊能嫺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  
交常淡客慣方言譚每諧又君能言和語鄉音舌尚  
在又狎十知九傍人猶未解句

元贊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贊創傳之故此邦拳  
法以元贊為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戶城南西久保國  
正寺教徒盡其道者為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  
右衛門礪貝次郎左衛門而此輩不知其何產或云  
皆薩人也國正寺後徒麻布二本榎此寺昔多藏元  
贊筆跡罹災今皆烏有云

朝山素心字藤丸號意林菴平安人

意林菴自幼志儒初學於五山長老比長朝鮮使李文  
長者至乃見以受其說寬永中遊事大納言忠長君  
之駿河居三年致仕而歸後又時往來西海承應癸  
巳後光明帝辟講易制不至三位者不許外殿而  
優禮得以處士升列公卿常戴烏紗巾著素紗深衣  
當世儒者皆禿其頭帝常呼稱比白河三位入道  
寵遇優渥爰有書器之賜甲午帝晏駕乃靜處塵  
外自愉適後諸侯以重幣交辟終不復越寬文甲辰  
九月己酉以疾沒享年七十有六京師長講堂其葬  
地也有碣岡原仲撰文

意林菴詩文不傳。惟小瀨甫菴太閣記跋見存耳。一說曰。意林菴本仕豐臣秀賴。甫菴纂修太閣記。其實多出於意林菴。且作跋。此皆私有所報云。不知然否。但太閣記及附載八物語。共不阿豐臣氏。固勿論耳。跋主八物語而立論。亦非有意書之。今錄以備考。曰。大學以致知為初教。中庸以知仁為達德。魯論以知人者乎。夫知人之地位至高也。世俗所謂知人者。皆窺及肩之牆耳。未見數仞之壁內。豈察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者哉。若不能知賢才而用其士。則如畜妖狐。欲

代韓獹。非唯不守其家。還生恠異。若不能知器量。而任大事。則如飼兒鸚。欲捕鴻鶴。非唯不得其鳥。還去林藪矣。千章萬句。在知賢一言而已矣。

松永遐年。字昌三。小字昌三郎。號尺五。又號講習堂。平安人。

尺五。父貞德。號逍遙軒。又號長頭丸。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尺五師惺窩。博覽強識。年十八。見豐臣秀賴。講大學。既而至加賀。加賀候異禮待之。晚又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候為京師所司代。好學。重尺五數。延聽其說。遂為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即講習堂。是

也於是從游甚多。木下順菴作頌禱詩五言古一首。七律二首。有先生何為者。諄諄說典常。董帷春晝靜。韓檠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鱸落講堂。遊戲或詩賦。餘波溢文章。豈只諸生福。真是太明祥。大哉賢哲志。百世可流芳。句。

講習堂經營始成。石川丈山有燕賀詩。其小序曰。慶安戊子之夏。昌三教授。懷板廷尉之從。與廼有恩旨。於象魏之外。矧環堵之空。結構已成。適應招邀。宴語談笑。情盤盡歡。幸得此地。去天尺五。可謂官路之階。吉祥之宅也。由此視之。尺五號蓋由賜地近禁省也。

尺五能成就人材。木下順菴。宇都官遜菴。皆出其門。尺五之沒也。順菴作哭詩五十韻。及慰苦塊近體二首。而順菴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濟乎出膺熙昌者。不可指數。此實淵源於尺五云。丁其三十三年。忌辰。遜菴有詩云。先生學術建元勳。往昔門人聚若雲。三十年來追遠日。獨披荒草問孤墳。又過講習堂。七律有講堂如見先師面。幾對遺書感舊恩。句。安東省菴亦初學於尺五。有賦云。擇師遊于尺五門。勉學謝雜賓。

日本詩史常山樓筆餘等載尺五以布衣奉正保天

子，勅召講春秋。余未以為然，果然則門人遜菴撰本傳。順菴哭詩五十韻，頗盡其平生。而洩此一大美事乎。恐出於傳聞，不可信。

古今人物史。昌三傳曰：六十六歲卒于洛之家塾。于時明曆乙未也。人物史逸作者，名姓然相傳為遜菴撰。而又遜菴詩集曰：己巳六月二日先師松永先生三十三之年之諱日也。己巳元錄二年也。前三十三年為明曆丁酉，不知孰其實也。

那波觚字道圓，初名方，小字平八，號活所，晚稱祐氏。因王父字也。播磨人，仕紀伊侯。

活所祖服賈，以貲富，稱素封。活所自幼澹然不事利，惟喜讀書寫字。父異之，乃使舍賈以學儒，與醫而醫非其好也。年十七入京，次年執弟子禮，謁惺窩，作杜鵑春詩，眎之，惺窩大稱賞。由此早有重名。其詩云：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羣。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駛曉窓夢，月昏數片雲。

年二十九應辟肥後候，加藤氏後國除未幾不遇而去。四十一臣紀府，活所為人剛直不苟合，其就仕也，盡譽諤之節，而君信任之，可謂明良之遇矣。寬永中，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召與其事，適患眼，辭歸。此後不全。

瘳作自處詩二十五韻。陳其志。有暮景已五十。眼疾入膏盲。衰髮爭雪色。何以問多方。悠悠待化盡。肯遭世事妨。句。

一貴戚勇武絕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執罪者立斬之。左右互辭以讚活所獨盛。頰而無言。貴戚問曰。中夏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活所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類。是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能堪之者。稱穢多。最至異

者也。貴戚默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往事吾何心哉。厚褒賜。貴戚又嘗謂曰。不幸不得良臣。活所曰。惡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而以為未足者。但君不知焉爾。貴戚大感悟。

惺窩門人有武田某者。父沒埋諸惺窩墓側。猶合葬。然人皆笑其不知禮。而莫肯為告之者。活所以為不可徒已。遂面論改葬之。

活所以正保五年正月三日沒于平安。年五十四。男守字元成。號水菴。篤學不隕家聲。

朱之瑜。字魯瑛。號舜水。謚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



避亂歸化客于水府。

舜水家世官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為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累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為。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

萬治二年也。

至安南。曰。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撓。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為不解事。至此畫砂作一拜字。以見之。舜水即加不字于其上。於是怒囚之。遂將殺。而守死自擔。王終感動。赦死。以喜其義烈。此事舜水自錄之。名安南供役紀事。

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菴師事之。贈錄一半。久之。水戶義公。聘為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詬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

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于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憫哉

在彼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謀恢復而王翊與清兵戰敗而死實八月十五日也數年後舜水聞之於邑作文祭之從是每歲中秋必杜門謝容抑鬱无聊答田犀書曰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舜水鄉國居宅及先塋皆與王文成相近與野節書云徂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蔭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塋比鄰其樹木之美槩不能及荒隴虜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答佐野回翁書曰王文成為僕里人然燈相焰鳴雞相聞

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一其殉節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舉一男曰毓仁曰毓德廷寶六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弘濟往通消息然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

舜水不好作詩。與奧村庸禮書曰：吟詩作賦，非學也。而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覈矣。曾何當於事機？而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且撚髭嘔心，儻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詩名？是以其集中不錄一首。然猶評李杜曰：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煎豆腐湯矣。

或誦舜水詩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跡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又安澹泊湖亭，涉筆朱文恭遺事。舉在安南旅寓所賦詩一首，以為滄海之遺珠。其詩云：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旟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菴。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舜水文集二十八卷，義公與世子共所編輯也。每卷署名，寇以門人二字。安東省菴稱為公侯之尊尊師如

此真百世之美事。誠然。

湖亭涉筆曰。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為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

大高芝山與鷄真言書。並駁舜水與陳元贊。且舉獨立言曰。元贊之瑜。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傳奚暇為學。又奚作

詞章乎。安澹泊。與村童溪泉竹軒書。辨之曰。舜水元贊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誡。何物么麼。敢作如此鬼怪。此慧籤弄唇吻。原不足計校。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元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曰。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數。安南供役紀事。真蹟見在。稱先生之特操。不一而足。至云言奮氣爭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凜凜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披荆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

室師禮曰。朱之瑜云。東坡少時。父老泉常自枕中出書讀之。而深秘不使人見之。嘗老泉出不在時。東坡竊覘之。則孟子也。此事諸書無所載。蓋彼邦相傳言也。中江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又號頤軒。又號嘿軒。近江人。

藤樹祖加藤侯。臣父隱於農。先祖沒。祖乃拉藤樹之。伊豫大洲。藤樹童。卅如老成。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十七京師僧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惟武弁是競。無敢從學者。獨藤樹日夕往聽焉。僧居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為僚友所毀謗。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

藤樹在大洲。慕母之獨居。鄉夢寐無已時。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鄉。則無復如之何。乃獨返大洲。遂陳情乞歸。終養不允。於是鬻家什。得數十金。以償債。又以其餘易穀。積之家。意在還。是歲。俸給也。而仰天心誓不事二姓。而后出亡。藤井懶齋。本朝孝子傳。錄此事。作贊曰。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為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乎。

學乎。

藤樹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內。去大洲後。公侯辟召。前後皆峻拒不應。服南郭毅軒加世君墓誌。載備前前少將侯尊尚儒術。令熊澤先生矜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云云。

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今世諸儒絕無近似者。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熟視舉錢二

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敝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爲聖人者。吾黨雖搥擻爲活。豈得施之聖人哉。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說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咸感泣。遂率其黨爲良民。

嘗來江戶。一日過街市。適大小神祇組。組猶黨也。當時

俠。其結為黨。其所帶大小二刀柄。唇鑄以神祇二字。故。人呼。跡。大小神祇組。或云。其結黨。盟之。大小神祇

爾。故云。飲於酒樓。望見藤樹。相謂曰。彼以聖人得稱者

也。聖人其如吾黨何。試唾其面辱之。直來逼聲色並

厲曰。鈍賊得非世所謂今之聖人。而胡沽虛名以誣

罔入邪戟手向之。藤樹徐陳姓名曰。少長于近江農

家。以其小識字。見推為里中童蒙師耳。安得若君之

言乎。其容貌言吐。感動人神祇組。不覺節折曰。吾黨

過矣。吾黨過矣。願先生宥無禮之罪。從今敬受教於

門下。或謂藤樹未嘗來江戶。姑錄口碑俟後考。

藤樹鄉黨皆薰其德。雖在商賈。見得思義。若旅舍茗肆。

有容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

之後。塵土空滿。雖煙管煙包類。竟不收用。

某州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

農夫即舍耒耜。徑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土跟之行。既

而至墓所。農夫拜掃甚恭。士心訝之。因問曰。爾于藤

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先。豈

惟余哉。闔邑皆然。父老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

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職由

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於

先哲叢書卷二  
是士變容曰世稱為近江聖人吾乃今而知其非虛  
讚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

享保辛丑伊藤東涯過藤樹書院有詩云江西書院聞  
名久五十年前訓義方今日始來紘誦地古藤影掩  
舊茅堂

藤樹同里人來江戶嗣某家一日有客言次及儒客問  
曰中江藤樹子之里人也聞其學為世所仰子必審  
其行誼請為吾語其人改容曰藤樹先生吾先子之  
所師事也因悉其平生實不乖近江聖人名也及我  
出為此家後先子將其所什襲先生墨蹟一張付我

且戒勅曰此是聖人之手澤兒善藏之勿使不知者  
汚焉今吾子慕先生則使得觀之乃超更著禮服出  
一軸於櫃捧置案頭頂禮跪拜者猶緇徒之崇佛像  
也客始起敬以為藤樹馱畝之一匹夫而見重于士  
大夫之間如此則其道德與世之所謂儒者迥不同  
我豈得不禮乎盍敷再拜而後觀之

藤樹講書於藤樹下因以為號或云生於藤樹下或云  
書窗外有一株藤或云其字倚附古人不立自己見  
猶藤緣物故取以自號未詳孰真

野中止字良繼小字傳右工門號兼山土佐人世



仕國侯

兼山少時來江戶。得中庸集註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非佛說多虛誕之比。乃齋歸請谷時中。有名素講之。從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為朱中晦能得其旨。因求朱書于四方。遂歲遣人于長崎。購得舶來書。或翻刻之。以利後學。如山崎闇齋。亦出其門下。然而無有著述傳後者。世惜之。

兼山天資剛毅英特。博閱載籍。考古昔及其得志也。即以所學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硃碓為膏腴。或置農兵。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于上下者不少云。其功業最可觀者。有津呂御崎者。海沸如鑊之湯。騰騰滾起。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為鑄佛像于巖竅。以祈其冥助矣。而兼山舉大策。破碎水中巉巖。終令永世無風濤之難。時人有詩云。波濤曉起翻銀屋。滄海夕晴吐玉盆。洞港擬觀神禹績。巖窩徒誌釋兒痕。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云。

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

戶齋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以歸。日饋之。眾以為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眾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飫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眾始服其遠慮。

土佐民俗。葬以荼毗。數禁之而不止。兼山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化自云。

兼山早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云。前聞久留米磯部

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喪禮。如此則貴國非盡日邪邪。陪其親。持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為驚世。駛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

兼山世祿六千石。及兼山之身。增食萬石。土佐長岡郡本山者。即其食邑也。葬母秋田氏。干此。因改本山名歸全山。山崎闇齋作之記。

兼山性嚴毅。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

仁布專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爲効其積怨畜禍亦  
未有自全者吾子熟慮之兼山以爲善言然終不能  
改三省沒之後彈劾益多驕奢日長由是怨議紛起  
遂與諸大夫生隙無何貶黜尋病沒或云賜死盡沒  
入其家方將毀祠堂威靈忽見無敢近者云新井白  
石嘗稱其經濟爲智慮自絕人森不凍居士謝栗山  
伯栗書云近來土州有野中某者開經學崇宋儒爲  
邦輔治而性質嚴酷擊非如鷹不能全其終可惜焉  
耳

